

老家人

短篇小说选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老 实 人

(短篇小说选)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715. 11
865
6048



老 实 人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2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72105
定价：0.18元

毛主席语录

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。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作为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，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。

目 录

- 冲锋在前 谢瑞河 (1)
- 带路人 朱敏慎 (13)
- 老实人 杨松亭 (24)
- 洪铁锤 火 笛 (32)
- 演习前夜 严玉树 (43)
- 草原的早晨 中共色达县委创作组 (51)
- 红心李 欣 荣 (59)
- 战马驰骋 郭 戈 (70)
- 最后一班岗 上海国棉二十一厂工人写作组
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 (78)
- 参观之前 孙念亭 苏增才 (89)

冲 锋 在 前

谢 瑞 河

—

雪化了。金色的阳光，照亮了山谷。“嘭！嘭！”的锤声，震撼着群山。工兵红一连的指战员，这些当年由安源矿工组成的红军连队的接班人，把开发洪山煤矿的战斗打响了，随着这一声声锤响，他们好象看到那闪光的“乌金”就要从大地的底层冒出来了。

领头打锤的是连长宫继源。他高卷着袖口，眼里喷着怒火，双手抡着一把十二磅的大锤，用全身的力气向封闭矿井的水泥顶盖砸去。铁锤落处，火星四溅，石屑纷飞，声声巨响在山谷里回荡。

大家正砸得起劲的时候，洪山煤矿的老工人李师傅来了。李师傅年纪在五十开外。宫连长连忙整了整军装，把队伍集合好，跨到队前敞开嗓门说：“同志们！现在请李师傅给我们再作一次战斗动员！”

李师傅忙说：“宫连长，我这跟煤打交道的人，哪会作什么战斗动员呀！”

“行！把你给我讲的那些再讲给大伙听听！”

李师傅两眼盯着眼前的大水泥盖，愤慨地追述了一段往

事：那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，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，决心改变北煤南运的状况，背着行李，挑着箩筐，扛着铁锹，来到了洪山。大伙艰苦奋斗，土法上马，好不容易打了两口井，而且已经见了煤。可是，有一天李师傅刚从外地参观回来，就听说“上面”指示要封闭矿井。他和同班几个工人奔到井口，果然见大吊车吊着一个大水泥盖子往井口上压下来。李师傅扑上前去，双手抓住吊车，大声问道：“为什么要封井？”周围工人也说话了：“不准封！”负责指挥封井的人，闷着头走近李师傅，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老李呀！根据江南地质构造，这里是不会有储煤的。即使有一点，也没开采价值。上边说了，采煤不如买煤，下马算了。”说着，把手一挥：“放！”只听“咣当”一声，大水泥盖子紧紧地压在了井口上。从此，眼看就要出煤的矿井就这样荒废了，李师傅和工人们的心上也象压上了一块大石头……

宫连长听到这里，两眼迸发着怒火，走上前说：“这井盖就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证，让我们砸它个稀巴烂！”说着，往手心里吐口唾沫，举起大锤，带领战士们干起来了。

“宫连长——慢着，慢着！”远处传来一个喊声。宫继源抬头一看，袁工程师来了！

来人四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踏着烂泥，快步走来，气喘吁吁地对宫连长说：“宫连长，我到市里去了一趟，各个部门都非常支持，只是要现成的设备一时还有困难。不过起重

设备已经落实，三、五天就能到，我看这开井的事还是等一等吧！”

“等一等？”宫继源一听这话，不禁沉思起来：上级决定把这开发洪山煤田的先锋任务交给一连，要求我们在少数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帮助下，争取在一个月内恢复一对矿井，拿出煤来，向毛主席报喜。宫继源想到这里，信心百倍地说：“袁工程师，你看，这不是已经砸开一个大窟窿了吗？”说罢，宫继源又举起大锤，狠狠地砸向水泥盖，顿时震得脚下的地都颤动起来。

没过多久，井边忽然爆发出一片欢呼声。宫连长和战士们已经砸碎了井口上的水泥盖，阳光射进了被封闭八年的矿井。宫继源、李师傅和战士们都拥到井口弯下身去，抚摸着伤痕斑斑的井壁。李师傅趴在井边上，望着矿井深处，两眼涌出了激动的泪花。

二

深夜，江南的山村异常寂静。一连党支部委员会结束了。这次会议，决定进一步动员全连干部战士，在扭转北煤南运的战斗中，人人冲锋在前。会后，宫继源拿着个手电筒又去找袁工程师。他觉得，一个月内要保证出煤，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。袁工程师正忙着翻阅摊在面前的一大堆文件资料，见宫继源来了，一面让坐，一面客气地说：“宫连长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正在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呐！”

“我就是为这事找你，说一说吧！”

袁工程师激动地说：“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深刻地教育了我。今天，党和群众这么信任我，让我参加开发洪山煤田的战斗，特别又和你们在一起，感到十分光荣，我总是想怎样才能为革命做出点贡献，可思想上老框框多，请你多帮助。”

“哪里哪里。我们头一次搞矿山，请你多谈谈吧。”

“好，说错了你多批评。这个矿封闭前还没建成，主、副井还没通。我们面前的困难还不少哇！第一，要把数千立方的积水排出来；第二，要把井下数百立方的淤泥腐木挖出来；第三，要把已有的百多米巷道重新支撑起来，把通风、照明、轨道等设备重新设置起来；第四，要打通主、副井……现在井口打开了，迫切需要深水泵排除积水，但暂时还没有呐！”

宫继源又爽朗地笑起来，说：“困难确实不少！但困难能锻炼人，还是啃硬骨头有味道。老袁，按照毛主席的教导，首先要看到群众的积极性。李师傅带来几十名工人，加上咱们一连，根据这些人力、物力，请你先考虑个方案，回头咱们再和李师傅研究研究。”说话中，宫继源发现袁工程师眼里闪着血丝，脚上依然穿着那沾满烂泥的鞋子。于是关切地说：“今天晚上，你得好好休息休息呀！”

“累一点，苦一点，我倒不怕，只是担心……”

“睡吧！你不睡我可不走啦！”宫继源打断袁工程师的话，站起身来走到他的床边，把被子一拉，将他硬拉到床上，直到看着他躺下，才跨出门去。……

这是进矿几天来难得的一个好天气。一连党支部决定把任务向群众交底，开展“火线”民主。因为进矿之前，连队正执行突击任务，休息很少。下午趁着好天气让战士们洗洗衣服，擦擦武器，算作休息。

宫继源来到一班，看见战士小于，笑着说：“小于，看你这头发都长得能扎小辫子啦！”

“嘿嘿……连长，正想找你给我理发。”

宫继源顺手拉过一条凳子。小于高兴地笑着，端端正正地坐到凳子上。

剪刀在宫继源手里轻巧地动着。每逢节、假日，这是他经常性的“业余”活动之一。伴随着剪刀的“嚓嚓”声，两人便拉起呱来了。

“小于，你们班对挖煤有些啥想法？”

“劲头可大啦！在井边听了李师傅的控诉，我们就窝了一肚子火，不挖出煤来决不罢休！”

“现在，阶级敌人在吹冷风，说什么一个月见煤根本办不到。你们听说了吗？”

“我们都听说了。大家正在找窍门，保证一个月内出煤，给阶级敌人一记响亮的耳光！”

“不错，还真象个老兵样子！你们打算怎么和困难斗？比方说，这满满两井水、两井泥，没有深水泵和提升设备，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班昨晚就议论啦！有的说他们家乡用辘轳淘水的办法可用，大家说那玩艺对付浅井可以，深井不行。我说我

们家乡淘井是扎个三角架，安上个滑轮，多深的井，就拉多长绳子，大家都说行。后来班长又说，配上个土绞车更来劲。反正土办法有的是。我们班长吃罢饭就找李师傅去了，李师傅是有经验的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只见李师傅和一班长华岳虎说笑着走了进来。宫继源停下活计忙招呼：

“李师傅，我正想找你去呐！”

“这不来了嘛！”李师傅乐呵呵地说。

宫继源一边给小于理发，一边说：“李师傅，你考虑了些什么办法？快讲讲吧！”

“我的办法也没多少。那天井口一打开，我就琢磨这两井水咋办？矿井封闭时，原来的一些提升设备有的还没运走，我今天还专门去看了看，那些井架、天轮、钢索、罐笼都乱七八糟的堆在破仓库里。我想，咱们在一口井上先用土法上马，同时在另一口井上动手抢修，安装电动绞车。来个两条腿走路，再加上同志们的冲天干劲，我看准能解决问题。”

三

依靠工人们和战士们想出的土办法，几千立方积水，很快就排完了。

井下到底有什么秘密？宫继源想下去进行一次侦察。华岳虎真象一只小老虎，一步蹦到宫继源面前拦住他说：“连长，我先下！”

“咋的？党支部决议，人人要冲锋在前，我当连长的，能躲在后边？”

正在争论着，李师傅穿着雨衣，戴着矿灯匆匆走了过来。

“宫连长 我准备下井去看看！”

“我们正争论这事哩。要下也轮不到你啊！”宫继源赶紧把李师傅拦住。又用几百米长的电线把两部电话单机联起来，一部往身上一背，另一部往李师傅面前一放，说：“李师傅，你在上边指挥着。我每走一步向你报告一次情况，放心了吧？”

宫继源坐在吊桶里，缓缓下沉。听筒内不断传来他豪爽的声音，一会说井壁还好，一会儿又说有烂木头味，甚至连他打喷嚏的声音也传出来了。尽管声音把耳机震得嗡嗡响，李师傅还是把听筒紧贴在耳朵上，十分着急地问道：“渗水严重吗？”“嗯！象下雨一样！”“淤泥呢？”“嗬！快到膝盖了！”……一连串的问答李师傅还不满足，又趴在井边往下看，看不清又爬起来对着话筒高声问，真是坐立不安。

宫继源在井下，正挺胸迈步沿着旧巷道向前走。矿灯的强烈光柱，划破了井底的黑暗。他仔细地观察着矿井破坏的程度，估量着修复的任务。突然，井口闪出一道亮光。迎上去一看，啊！是李师傅下来了。

“哎呀！我一步一报告，你还不放心？”

李师傅笑着说：“上级把开发洪山煤田的任务交给咱们，我也要为毛主席争光啊！”

“李师傅，你年纪大了，指点着就行了，冲锋有我们。”
宫继源说着，扶着李师傅。两道强烈的灯光，聚成一个焦点，向矿井深处射去。

经过现场侦察，两人都认为：井下瓦斯、沼气含量少，暂时没有通风设备可以对付。每人一只矿灯，照明也能将就，可以立即开始排泥和修复巷道！

巷道修复、掘进的战斗，顺利地进行着。

袁工程师也和战士们一起投入了战斗。这一天，他向宫继源报告了一个新的情况，巷道要进入“老龙”区了。

“‘老龙’区？”宫继源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。袁工程师介绍说：“这个煤田多是老矿区，几百年来有人陆续开采过，遗留下的条条巷道，充满了大量的积水，叫做‘老龙’。如果搞通，水一下子冲出来，会造成严重威胁。”

“你看怎么对付呢？”

“过去碰到‘老龙’都是绕道走。我在考虑，咱们今天应该闯一闯！”

“闯？”宫继源眼睛一亮，“你快说说怎么个闯法？”

“我是想，在江南采煤，扭转北煤南运，是‘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’的大计，要只争朝夕！‘老龙’既是一害，你不除它，它不老是威胁咱们吗？这段时间，我和大家在一起，亲身体会到，咱们的战士、工人，完全有力量主动进攻，牵着它的鼻子拉出来，为煤矿解除隐患！”

宫继源一听，心里十分高兴，就对袁工程师说：“走，咱们和李师傅再商量商量去。”

李师傅正蹲在废品堆旁，扒来扒去，宫继源和袁工程师走到他的背后也没发现。

“李师傅，你又在废品堆里打什么主意？”

“嘿嘿，我看看还能不能凑起一两台水泵来！”李师傅拍了拍满手的铁锈站了起来。

宫继源把袁工程师的意见说了一遍，李师傅一听，高兴地说：“宫连长，老袁，我也正往这方面想呐！根据我们的经验，历来挖煤全凭铁锹镢头，巷道幅员不会很大，里边装的水也不会很多，只要提高警惕，人员安全不会有大问题。如果再增加些排水设备，即使水能装满巷道，也能很快把它排光。这样，我们就打了一个主动进攻仗！”

“哎呀！我的老师傅，你来找水泵原来为的是这个呀！”宫继源一下子明白了。

他们经过仔细商量后，决定：巷道方向不变，继续掘进！

四

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，宫继源才从井下出来。雨还是紧一阵、慢一阵地下着。他的心象扎根在矿井下了，如果不是副连长和同志们“硬赶”，他是不肯回来的。可是回来了，他也睡不着。自从接受了这个任务以来，他经常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：毛主席一直把扭转北煤南运的事挂在心上，我们怎样才能为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多作贡献，让毛主席放心？偏偏在这节骨眼上，指导员又开会去了，这担子可重

呀！这使他更加感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连同志的头脑是多么重要啊！他象往常一样，又打开了毛主席著作，不知疲倦地学习起来。

一阵急骤的雨声，把他的思绪搅乱了。许多事在脑子里赶也赶不走：同志们的`思想准备是否充分了？物质准备是否搞好了……想着想着，宫继源又换上工作服，拿起矿工帽，顶风冒雨，大步流星地回到了井下。

这时刻，大家正干得热火朝天。华岳虎领着战士在抢架棚子，个个忙得汗流满面。宫继源扛起一根圆木，递给华岳虎。

“连长，你怎么又下来啦？你放心，‘老龙’也是个纸老虎，你尽管回去休息好了。”

“战略上藐视，战术上可要重视！”宫继源一边说着，一边在断面前反复看了个仔细。

忽然，头上“呜呜”作响，前面巷壁渗水增多。宫继源立即警觉地上前查看，只见水势越流越急。他判断是“老龙”来了，脸上露出轻蔑的微笑：“好吧，咱们较量较量！”随即大声向战士们说：“同志们注意，‘老龙’要出来了。一班长！你带两个人立即到井口，开动所有水泵排水。一排长！你带领井下所有人员，收拾器材，迅速向斜井撤离，多准备点木料，防止‘老龙’冲出来出现塌方。冷静沉着，立即行动！”

不一会儿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巨响，面前出现了一个脸盆口粗的水洞。水柱直射出来，奔腾呼啸，好象要吞噬一

切。宫继源满怀胜利信心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他要看一看这“老龙”爆发的全过程，弄清这“老龙”的来龙去脉，及其对巷道的影响，为开发洪山煤田扫清障碍。他迎着“老龙”跨步向前，站在一个适中的位置上，让帽子上的矿灯光柱直对着洞口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。

井外的人，见宫继源还没出来，急得直冒汗珠。李师傅和袁工程师立即来到井下，逆流涉水前进。两人头上的矿灯光柱照亮了前方，只见宫继源象柱子一样矗立在“龙口”的近旁，两只锐利的眼睛紧紧盯住“龙口”，监视着“老龙”的动向。水流渐渐地缓慢下来，最后，这条“老龙”终于低下了头。顿时，宫继源脸上呈现出胜利的笑容，兴奋地大声喊起来：“同志们，‘老龙’向咱们投降了！”

宫继源指挥着部队，经过几个小时的搏斗，打炮眼的风钻又轰鸣起来。……

“轰！”“轰！”“轰！”春雷般的排炮，震撼着江南群山，激荡着人们的心。宫继源一听炮响，忘掉了疲劳，拉着袁工程师朝断面走去。他俩刚走进几步，只见华岳虎捧着一捧乌亮的东西向外飞跑，大声喊着：“煤！煤！到煤层了！”李师傅正和战士们在一起，双手捧着这亮晶晶的“乌金”，美滋滋地看个不停。“宫连长，我们到煤层了。”人们的眼睛里滚动着晶莹的泪珠。

袁工程师静立一旁，回想着这二十多天来耳濡目染的一切，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一条真理：“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”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

线，所向无敌！

宫继源紧了紧腰带，拿起煤钻，第一个冲了上去。李师傅、袁工程师和战士们也冲了上去。

电门一开，煤钻飞速旋转起来，亮晶晶的“乌金”，顺着煤钻滚滚而下……

（原载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《解放军报》）